

智慧书屋 让生活弥漫书香

阅读,给人们带来了知识和精神享受,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位。在我市的街头和社区,许多书屋的建设给市民的阅读带来了便利,也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。12月10日,记者对市区多家书屋进行了采访。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



在滨河路一家智慧书屋,市民正在读书。

1 街头书屋 让市民读书更方便

在市区滨河路一家智慧书屋,记者看到里面摆放着几千册图书,全部分类摆放,方便市民挑选。书屋的一角设有服务台,备有茶水、药品等。该书屋负责人告诉记者,书屋目前藏书有3000余册,很多书籍是捐赠的,近日书屋正在安装自助借书系统,安装好以后,市民可以到此办理借书卡,凭借身份证或借书卡,自行操作借阅书籍,现在大家刷身份证后,可以阅读这里所有的书籍,但还不能借走,等系统安装好以后,就会方便很多。

在鄆城区黄河广场,一座智慧书屋十分醒目,里面放置着桌子板凳,书柜上摆满了书籍,几位市民坐在桌子前正在安静地阅读。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,她告诉记者,她家就在附近居住,空闲的时候,就会到书屋读书,双休日时,她还会带着孩子到这里写作业或者读书。“这里面空调开放,很暖和,也很安静,特别适合学习和读书。”市民刘燕告诉记者,她目前正在准备招教考试,每天都会到书屋学习。

随后,在市区烟厂花园、黄山路南段等,记者也看到了智慧书屋的身影。

2 社区书屋 走进居民生活

记者了解到,不仅部分路段设有书屋,在许多社区,也设有智慧书屋。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也设有智慧书屋,该书屋光线充足,布置得十分温馨,书架上的书籍有文学类、科普类等,桌子上摆放着绿植,一进屋就能感到浓浓的阅读氛围。受降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这个社区书屋建成已经几年了,上班时间都对居民开放。另外,该书屋备有笔墨,居民们来到这里后,不仅可以读书,还可以练习书法等。

在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的智慧书屋,记者看到门口的桌子上放着借阅本,上面详细地记录着居民借阅、归还书籍的情况,其中借阅最多的是文学类书籍。据该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,书屋由专人管理,居民们可以在此读书,也可以将书借走,只要进行登记,并在约定的时间归还书籍即可,“居民还是很自觉的,基本都能按时归还。”工作人员说。



在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智慧书屋,三个孩子一起阅读。

3 书屋让阅读更温馨

“以前读书要么到图书馆,要么自己买书,现在想看书方便多了。”采访中,很多居民告诉记者,随着书屋的建设,他们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。市民秦先生家住滨河路幸福家园小区,平日有阅读的习惯,“市图书馆离家比较远,虽然办了借书证,但很少去借书,现在方便多了,出门过个马路就有书屋,想看书的时候就去那里。”他说,从家附近的书屋开放以来,他阅读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许多。

记者了解到,很多书屋不

仅为居民提供阅读服务,还会开展各种活动。据受降路社区书屋的负责人介绍,辖区的孩子们放学后,可以到书屋写作业,遇到不会的题目,还可以向社区的志愿者咨询。“在寒暑假和双休日,我们也会在书屋举办各种活动,就是想通过书屋的建设,给居民阅读提供更好的环境。”

采访中,很多市民表示,书屋给大家读书带来了有利条件,让书籍走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,他们要为每一个书屋点赞。

■ 相关评论

让更多市民享受阅读乐趣

□一铭

近年来,遍布许多城市街头的智慧书屋成为各地新文化地标,以一种崭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态,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了一个新阅读平台,对推动全民阅读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发挥着积极作用。

智慧书屋是全民阅读的有益补充。对一个城市来说,大型图书馆、书店毕竟还是少数,且分布不均,对于那些距离图书馆、书店较远的群众来说有着一定不便性。而各地在公园、社区、商场等人流密集区建设书屋,着力打造“15分钟阅读圈”,就大大方便了群众阅读,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有益补充。

智慧书屋是顺应时代发展和读者需求的产物。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,许多年轻人习惯了智能自助的消费模式。智慧书屋建设就是顺应了人们这一需求,大都使用智能化自助借阅设备和门禁设施,有的书房还配有自助茶点、咖啡,读者置身其中,仿佛就在自家书房中,更加提升了书房吸引力,使得智慧书屋成为老中青皆宜的阅读好去处。

一个有魅力的城市,应该是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城市。智慧书屋的建设大大方便了群众阅读。期待智慧书屋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,让更多群众滋养在书香之中。

书画不可“贪大求长”

□杨宇全

相当一个时期以来,书画界出现了一种“贪大求长”的现象,突出表现在书画家的作品尺幅越搞越大,只要一下笔,动辄四尺、六尺、八尺整纸,有的书画家似嫌不过瘾,乃至出现了丈二匹、丈八匹甚至更大的尺幅。如此一来,一批批大而无当的“巨幅作品”便横空出世,炫人眼球!

为何书画家的作品越画(写)越大,我想不外以下几个原因:

首先是“以尺论价”的书画市场规则使然。许多书画家为迎合市场,唯“平方尺”马首是瞻,不在笔墨、内涵、格调上下功夫,而是专注于投市场之所好,为了捞实惠、博眼球,只管赚个盆满钵满而一味追求大,于是小品大写,小画大作,三米五米不足奇,十米百米寻常见,也就难怪出现“牧童放风筝,人短线儿长”的奇葩画作了!如此一来,书画家的腰包是鼓了,但其思想内涵与笔墨格调却是越来越空洞,越来越浅陋……

其次,眼下风起云涌的各种大展大赛也是一个重要诱因。书画家为适应展赛的需求,过分追求一种所谓的“艺术张力”和“视觉冲击力”,一味强调“展览效果”。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投入力度的加大,美术馆等许多展览场所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,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驾驭巨幅作品的的能力,或许是在炫技于人,仿佛不如此便不会吸引观众,不如此便不会引起评委的关注与青睐,于是一批批为展览而创作的巨幅作品便充斥着艺术创作领域,并一再刺激着观众的视觉神经。前些年美展上就一窝蜂出现了许多“工笔大写”,其结果是千篇一律,一味求大求细,让观者目乱神迷……

在过去,书画本是书斋艺术,琴棋书画更是文人墨客必修的“秀才四艺”,往往被视为“诗赋小道,文人不为”的雕虫小技,限于物质条件和创作习惯,真正的鸿篇巨制并不多见。翻开一部中国书画史,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小尺幅,宋代纨扇仅仅一平方尺,是典型的小品,现在却是价值连城的国宝;元代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虽是尺幅不大的手卷,却影响了整个中国山水画的的发展。再说书法作品,号称天下前十大行书的作品尺幅都不太大,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

才十六开纸长,还有被公认为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书法字帖“三希帖”——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、王珣的《伯远帖》,均为寥寥数字的小幅作品,却成为传诵后世的不朽法帖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所以说,“巨大”不等于“伟大”,“巨制”未必能成“鸿篇”,作品的感染力不在大小,而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气息与人文内涵。其实,书画家在小幅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巧妙与灵动、精致与完美,会让观赏者感受到另一番书画境界和艺术享受。因此,方寸之间气象万千,以小见大、见微知著的小幅作品同样能够打动人心、流芳后世。而且有些题材只适合做小品,一味“求大”,人为“拔高”,不仅流于草率,大而无当,反而少味道,不耐品了。

当然,巨制未必无佳作,大幅作品不可一概否定,大幅作品也不是不可以创作,关键是如何创作。迄今为止,在我们记忆中留下难忘印记的一些作品就不乏巨幅作品,如蒋兆和的《流民图》、徐悲鸿的《愚公移山》、董希文的《开国大典》、陈逸飞与魏景山合作的《占领总统府》(亦称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)等大幅作品,它们均以恢宏的气势、深厚的功底传达出一种超越时空、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,因此才成为经典而被载入中国美术史册。所以说,确因展出空间的需要或者作品题材为“宏大叙事”的“重大历史事件”等缘故而创鸿篇、绘巨制,本属正常,也无可厚非。但画的尺幅大小与艺术质量高低没有直接关系,如果立意浅薄、水平不行却一味贪大求大,指望以巨幅大作来刺激人们的眼球,甚至冲刺“吉尼斯世界纪录”并借此扬名立万,流芳百世,那就是“无实事求是之意、有哗众取宠之心”了,到头来在书坛画苑只会留下一个供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笑柄。



微课堂
传统文化